



危险花园

Dangerous Garden

— 颠倒众生的植物

David Stuart

黄妍 俞蓓 译

南方日报出版社
NANFANG DAILY PRESS

危险花园

D a n g e r o u s G a r d e n

颠倒众生的植物

(英) 大卫·斯图亚特 (David Stuart) 著
黄妍 俞蓁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危险花园：颠倒众生的植物 / (英) 斯图亚特 (Stuart, D.) 著；黄妍，俞蓿译.--广州：南方日报出版社，2011.3

ISBN 978-7-5491-0174-0

I. ①危… II. ①斯… ②黄… ③俞… III. ①植物—关系—人类—研究 IV. ①Q9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17245号

Original Title: DANGEROUS GARDEN

Copyright © Frances Lincoln 2004

Text Copyright © David Stuart 2004

Illustrations copyright as listed on page 208

First Frances Lincoln editon:2004

Frances Lincoln Ltd, 4 Torriano Mews, Torriano Avenue, London NW5 2RZ

Chinese Translation © 2011 Guangzhou Anno Domini Media Co., Ltd.

译文由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提供

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权利保留

版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19-2008-074 号

危险花园 颠倒众生的植物

作者 / (英) 大卫·斯图亚特 (David Stuart)

译者 / 黄妍 俞蓿

责任编辑 / 阮清钰

特约编辑 / 杨方

装帧设计 / 林丹妍 林舒巧

技术编辑 / 刘连英

出版发行 / 南方日报出版社 (地址：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)

经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制作 /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

印刷 / 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

规格 / 787mm × 1092mm 1/32 9印张

版次 / 2011年3月第1版第1次

书号 / ISBN 978-7-5491-0174-0

定价 / 39.90元

(咨询电话：020-38865309)



目录

前言 8

大浩劫

- 鼠疫席卷欧洲 14
- 病急乱投医 21
- 战栗的麻风病人 26
- 大风子神话 31
- 印加救命草 35
- 疟疾克星 38
- 初识免疫系统 43
- 紫锥菊疗法 45

生理构造

- 窥探人体内部 52
- 嚼嚼甘草 57
- 蒿草来驱虫 62
- 甘愿跌入你的迷阵：苦艾酒 66
- 黑美人——颠茄 71
- 毛果芸香的妙用 78
- “万灵药”毛地黄 81

飞越疼痛

- 疼痛何时了 92
阿司匹林横空出世 96
戴维斯的“止痛药” 99
烟雾缭绕的天仙子 104
致命毒药：乌头 109
“快乐之草”罂粟 115
鸦片无处不在 120

情感试剂

- 女王的情迷剂 128
肉蔻长缠绵 134
拔根曼陀罗 139
养精于麻黄 143
菝葜有威力 147
爱欲的火与毒 152

杀人植物

- 赐一杯毒芹汁 158
万灵解毒剂 162
死神，十面埋伏 166
恐怖的下毒学校 170
危险的马钱子 175
植物也杀虫 180

留住青春

- 女人花 188
- 疯狂的配剂 193
- 孕育生命 198
- 美容功效 205
- 长生梦 209

精神与心智

- 意乱情迷 216
- 初识大麻 220
- 大麻是与非 226
- 提神咖特 232
- 古柯——魔力兴奋剂 239
- 抑郁是一种病 246

幻象的延续

- 巫医的鼠尾草 256
- 神秘的牵牛花 261
- 神秘的佩奥特掌 265
- 美丽外表下的曼陀罗 273
- 蔻木鼻烟 276
- 天堂在眼前 279

- 参考书目 286

前言

多年前的一次游历，令我萌生了写作此书的意念。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，在一个处处可见古城墙与古城楼的美丽小镇，我漫步在鹅卵石小径上，悠闲地欣赏着眼前的风光。许多花园里种着苹果树、棕榈树、甘蓝和大丽花。一些小店向过往的游客们兜售着巧克力、面包、还有蛋糕，我甚至能闻到小路尽头的小店里飘来的香气。除了丰富的食品，小店还出售着拥有刺目的红色或黄色的肥皂、印第安人的吉祥物——“捕梦网”、奇形怪状的水晶，还有用黄春菊、金丝桃、香油、马鞭草与人参根做成的香囊等等。古人利用植物治病的先例并不鲜见，有些甚至神乎其神。但也不可否认，他们对于植物具有灵性、药性温和等等的论断，常常是有失偏颇的，植物王国里也是天使与魔鬼共存。

此书讲述了人类与植物之间的渊源。在人类寻求健康、幸福与长寿的道路上，总不乏植物的身影，或为壮阳，或为堕胎，或为麻醉，或为迷幻，或为人类战胜对手，或为人类驱魔辟邪。许多植物与人类共同经历了时空的变迁后，或异化，或繁衍，或永远地消失了。有些草木曾在植物王国中显赫一时，奇货可居，如



今却沦落成了超市货架上一个小角色。反之，也有些植物经过漫长的演变，最终成为能够影响民生的国家经济命脉。

人类与植物之间的奇妙故事还只是刚刚拉开序幕，无论是植物学家、药理学家，或其他有关方面的专家，他们虽然已对地球上几乎所有植物群进行了研究，但一段时间过后，由于植物的不断进化演变，使这些研究结果需要不断更新。不仅是我们的疾病在发生变化，所有植物的疾病，还有植物对病菌的反应无一不在变化中。现如今人类已经控制了植物中的遗传基因，无论什么属性的植物新品种，他们几乎都能培育出来。而早期的医学实验不仅直接导致了西方近现代循证医学的产生，还力证了植物针对人类的疾病具有疗效这一论断。虽然并非所有这些实验的论断都正确，但他们却记录下了历史进程中人类利用植物治病的各种疗法。

但是，本书并非一本“草药”书。这儿没有处方，也没有提到迪奥斯科里德斯（古希腊名医，著有药学名著《药物志》）、希尔德加德（中世纪的杰出女性，人称“莱茵的先知”，她不仅懂得利用自然之物来治愈疾病，还撰写论文论述自然史以及植物、动物和岩石的药用价值）或是约翰·杰拉尔德（英国植物学家，因他的药草园而出名。1596年，他发表了一份他在霍尔本药草园里栽植的植物清单，现仍保存在大英博物馆，并被收入他于1597年出版的《草药志》中。1633年，该书曾增订出版）对某种疑难杂症所推荐的草药——虽然其中许多草药几无药效，但也并非全部。因为任何能够影响我们身体新陈代谢，影响体表或体内有机体的植物都应该视之为一级危害。所以，书中提到的有些植物当然能对人有效果，但不可否认它们也能取人性命。

据估计，世界上在不同时间、不同地区使用的治疗方法，所

- ◆ 秋水仙，此图选自《德国与瑞士毒草》（1854）。它是制作调味料藏红花粉的原料，曾被用作兴奋剂，而现在有时还将它用作缓解痛风和关节炎的缓和剂。但如果大量服用此药物，会导致麻痹和抽搐，甚至会致癌。



涉及的植物种类有一万多种。所有关于这些植物的故事都非常有趣，然而篇幅有限，我也只能挑拣其中一二。在本书中，开花植物和一些蕨类植物略有提及，至于真菌类植物，我只得忽略不计了。有些植物的提炼物是不可忽略的，如罂粟、可可、金鸡纳和柳树，但这些提炼物的历史我几乎没有提及。

无论植物将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，无论地球上的植物将给我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惊喜，故事一旦被展开，它就已然在我们身边发生。空虚也罢，绝望也罢，恐惧也罢，我们真的需要这些植物。这是探索者、科学家和关爱生命的人们奉献的故事；这是商业和政治上的传奇故事；这也是罪恶的故事——正如植物王国危机四伏一样，人类社会也充斥着庸医、幻想家、骗子、愚蠢者、无知者、惊恐者和智者，我们也需要擦亮眼睛。在所有这些故事中，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也许是与死亡有关的故事——虽然我们徒劳地尝试忘却、延缓甚至阻止自己陷入死亡的陷阱里，但是它始终是我们最忠实、最永恒的伴侣。



第一章 大浩劫

The Catastrophe

有史以来，人类一直都在与各种传染性疾病，尤其是鼠疫、麻风、疟疾等重大瘟疫，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。有时，人类胜利了，成功地灭绝天花病毒，战胜鼠疫，控制疟疾；有时，面对如恶魔般突然来袭的病毒，人类是如此的束手无策、苦恼不堪。如今HIV艾滋病、SARS病毒等仍在人间肆虐，且难以控制。

人类与这些瘟疫的“战争”已经打了1万多年，直到今天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仍在继续。与自然界共存共生的人类，希望能够从植物王国中找到“瘟神”的强大克星。花园中的一朵小野花、森林里的一块老树皮，也许就是我们的“救命神仙”；这听来也许很不可思议，但却是有根有据的。既然人类得以在一次次的瘟疫大浩劫中存活下来，我们也将顽强地迎接未来更猛烈的病毒侵袭，冲出恐怖的瘟疫重围。

鼠疫席卷欧洲

20世纪中叶，在伦敦某郊区，群山连绵，一排排红顶房子依山而建，错落有致；深红色的玫瑰花盛开在各户人家的前院，烟囱上矗立着电视天线；街头的孩子们高歌着古老的《玫瑰与戒指之歌》。一切是如此的美好、祥和。即便此刻哪家有人突然患病，人们也是临危不乱，医生或救护车随时待命，应召而至。飞速发展的西方医学，在治疗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优势。

然而谁曾想到，就在这个如今已成为城市一角的地方，600年前还只是一个古老的村庄。那时，人们出现了某些症状：初为红斑，腋下疼痛，呼气秽臭。当人们有所察觉时却已为时过晚，鼠疫开始迅速扩散。患者腹股沟和腋窝周围的淋巴结迅速肿胀，随即引发腹股沟淋巴结炎，里面充盈着脓液，剧痛难当；继而皮肤颜色变深，有时接近黑色。大批脸色灰暗的患者，先是不停地打喷嚏，接着痉挛死去，整个过程历时仅4天。感染人群的幸存率仅有10%~20%，猫、狗、马、牛、耗子等也在劫难逃，跳蚤数量激增。霎时间，小镇哀声四起，死神无处不在，人人自危。

14世纪70年代末，佛罗伦萨贵族马奇翁尼·迪·科珀·斯第法尼在描述欧洲此次可怕的疫情时，这样写道：

公元1348年，可怕的瘟疫席卷了佛罗伦萨，感染者很快殁于病中，而病榻前健康的服侍者也很快染疫死去。4天后，患者中几乎无生还者。没有救世良医，没有灵丹妙药，无助的人们坐以待毙。瘟疫所到之处，尸横遍野，惊恐的人群被迫弃家远走他乡。医生们唯恐与患者遭遇同样命运，被疫魔掳去性命，纷纷明哲保身，隐姓埋名。在城中，子丧父，母丧子，妻丧夫，兄丧弟，姊丧妹，无处不见哀恸的丧礼。

无助的人们将希望寄托在宗教和植物上。宗教队伍空前庞大，导致蜡烛奇货可居，贵为天价。曾经奢华富丽的商人之家早已人去楼空，却无人前来劫掠。小偷死的死，没死的也不敢冒死进入“死亡之屋”。马奇翁尼·迪·科珀·斯第法尼继续写道：

所有的商家、酒店无不关门大吉，只有药房和教堂尚还开着。走出户外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根本看不见一个人影。许多富人死后被盖上棺布，尸体由四个掘墓人抬到教堂，秃头修士手执十字架伺奉在侧。他们每人从中可得一个佛罗林（金币名）。药师、医生、家禽贩子、掘墓人，还有那些出售锦葵、荨麻、山靛以及其他强身健体之草药膏的杂货商们，无不大发死人财。

因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疾病一无所知，更不知其传播的途径，医生和药师们一时间束手无策。

14世纪，鼠疫登陆意大利，给了意大利人当头一棒。在此之前，鼠疫其实已肆虐横行甚久。公元541年，普罗科匹厄斯（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的拜占庭历史学家）首次对鼠疫进行了描述。那时，一场来自遥远东方的鼠疫，已侵入了拜占庭帝



- 中世纪的佛罗伦萨城墙环绕，人口密集。然而，这里也是鼠类天堂，它们的身上携带有瘟疫的传播媒介——跳蚤。选自《纽伦堡编年史》中的木刻，哈特曼·舍德尔作于1493年。